

明

西周生

辑著

李国庆校注

醒世姻缘传

下



中华书局

中

华

版

古

典

小

说

宝

库

風流浪學狂。律身無矩度，落
後，呼朋綠蟻忙。招搖盤酒肆，叱咤
爲飾，軍妝豹作裝。調詞無雪白，評旦有
能欺老，依強慣侮良。放利兼漁色，身家指日

王世，和氣熏蒸，出生一種麒麟仁獸，雄者爲麟，雌者爲麟。那麒麟行路的時候，他揀那地上沒有生草之處，沒有生蟲的所在，方才踐了行走，不肯傷害了這一草之微，一物一蟲之性。這麒麟雖然是聖王的祥瑞，畢竟脫不了禽獸之倫。人爲萬物之靈，稟賦天地之靈氣而生。天地是我的父母，萬物是我的同胞，天地有能，萬物有靈，我還要贊天地之化育，所以那樣的聖人，不特成人，還要陶成萬物，務使天喬蠢動，物物得所，這才是那至誠仁者的心腸。若是看得萬物不在我胞與之內，便看得人也在我一膜之外，那還成個大人！所以天地間的物，只除了虎狼性惡，恨他吃人；惡蛇毒蝎，尾能螫人，再有老鼠成塊穿屋，盜物竊糧，咬壞人的衣服，再是蜈蚣能去毒，這幾般毒物，即使在大慈大悲世音菩薩面前，也該敲死，却也沒甚罪過。況且這幾種惡物，三才之靈，麟介昆蟲，無害於人，偶設的把牠們殺了，也是異類，天地看來都是一樣生機。也不該道狗結草、馬垂繩、龜獻寶的故事，只說君子生，此心自應不忍。把這不忍的心，想上幾世，漸至保妻子、保百姓。若把這不忍的心，想上幾世，漸至殺牛；殺牛不已，漸至殺羊；殺羊不已，漸至殺雞；殺雞不已，漸至殺狗。唐明皇、唐肅宗殺到親生的愛犬，這心還忍的。正是要將殺機不覺習熟，所以人家



精校精注辛丑十行本

醒世姻缘传

下

西周生 辑著
李国庆 校注

中华书局

目 录

校 注 说 明	1
弁 语	1
凡 例	1
引 起	1
第 一 回	晁大舍围场射猎 狐仙姑被箭伤生 1
第 二 回	晁大舍伤狐致病 杨郎中卤莽行医 16
第 三 回	老学究两番托梦 大官人一意投亲 29
第 四 回	童山人胁肩谄笑 施珍哥纵欲崩 41
第 五 回	明府行贿典方州 戏子恃权驱吏部 54
第 六 回	小珍哥在寓私奴 晁大舍赴京纳粟 67
第 七 回	老夫人爱子纳娼 大官人弃亲避难 80
第 八 回	长舌妾狐媚惑主 昏监生鹬突休妻 93
第 九 回	匹妇含冤惟自缢 老嫖报怨狠投词 110
第 十 回	恃富监生行贿赂 作威县令受苞苴 123
第 十 一 回	晁大嫂显魂附话 贪酷吏见鬼生疮 136
第 十 二 回	李观察巡行收状 褚推官执法翻招 150
第 十 三 回	理刑厅成招解审 兵巡道允罪批详 166
第 十 四 回	困囿中起盖福堂 死囚牢大开寿宴 179
第 十 五 回	刻薄人焚林拔草 负义汉反面伤情 190

第十六回	义士必全始全终 哲母能知亡知败	202
第十七回	病疟汉心虚见鬼 黥货吏褫职还乡	215
第十八回	富家显宦倒提亲 上舍官人双出殡	228
第十九回	大官人智奸匹妇 小鸭儿勇割双头	240
第二十回	晁大舍回家托梦 徐大尹过路除凶	254
第二十一回	片云僧投胎报德 春莺女诞子延宗	270
第二十二回	晁宜人分田睦族 徐大尹悬扁旌贤	282
第二十三回	绣江县无儇薄俗 明水镇有古淳风	298
第二十四回	善气世回芳淑景 好人天报太平时	310
第二十五回	薛教授山中占籍 狄员外店內联姻	321
第二十六回	作孽众生填恶贯 轻狂物类凿良心	333
第二十七回	祸患无突如之理 鬼神有先泄之机	344
第二十八回	关大帝泥胎显圣 许真君撮土救人	356
第二十九回	冯夷神受符放水 六甲将按部巡堤	368
第三十回	计氏托姑求度脱 宝光遇鬼报冤仇	382
第三十一回	县大夫沿门持钵 守钱虏闭户封财	395
第三十二回	女菩萨贱巢赈饥 众乡宦愧心慕义	407
第三十三回	劣书生厕上修桩 程学究棍中遗便	420
第三十四回	狄义士掘金还主 贪乡约婪物消灾	435
第三十五回	无行生赖墙争馆 明县令理枉伸冤	448
第三十六回	沈节妇操心守志 晁孝子割股疗亲	461
第三十七回	连春元论文择婿 孙兰姬爱俊招郎	473
第三十八回	连举人拟题入彀 狄学生唾手游庠	485
第三十九回	劣秀才天夺其魄 忤逆子孽报于亲	497
第四十回	义方母督临爱子 募铜尼备说前因	511

第四十一回	陈哥思妓哭亡师 魏氏出丧做新妇	526
第四十二回	妖狐假恶鬼行凶 乡约报村农援例	539
第四十三回	提牢书办火烧监 大辟囚姬蝉脱壳	552
第四十四回	梦换心方成恶妇 听撒帐早是痴郎	564
第四十五回	薛素姐酒醉疏防 狄希陈乘机取鼎	579
第四十六回	徐宗师岁考东昌 邢中丞赐环北部	592
第四十七回	因诈钱牛栏认犊 为剪恶犀烛降魔	605
第四十八回	不贤妇逆姑殴婿 护短母吃脚遭拳	618
第四十九回	小秀才毕姻恋母 老夫人舍怜弄孙	630
第五十回	狄贡士换钱遇旧 臧主簿瞎话欺人	644
第五十一回	程犯人釜鱼漏网 施囚妇狡兔投罗	655
第五十二回	名御史旌贤风世 悍妒妇怙恶乖伦	667
第五十三回	欺绝户本妇盗财 逞英雄遭人捆打	680
第五十四回	狄生客中遇贤主 天爷秋里殛凶人	693
第五十五回	狄员外饕餮食店 童奶奶怂恿庖人	706
第五十六回	狄员外纳妾代庖 薛素姐殴夫生气	718
第五十七回	孤儿将死遇恩人 凶老禱神逢恶报	730
第五十八回	多心妇属垣着耳 淡嘴汉圈眼游营	742
第五十九回	孝女子归全四德 悍妻逞毒害双亲	754
第六十回	相妒子痛打甥妇 薛素姐监禁夫君	766
第六十一回	狄希陈飞星算命 邓蒲风设计诓财	779
第六十二回	狄希陈诳语辱身 张茂实信嘲殴妇	791
第六十三回	智姐假手报冤仇 如卞托鹰惩悍泼	804
第六十四回	薛素姐延僧忏罪 白姑子造孽渔财	817
第六十五回	狄生遭打又赔钱 张子报仇兼射利	831

第六十六回	尖嘴监打还伤臂 狠心赔酒又捋椎	844
第六十七回	艾回子打脱主顾 陈少潭举荐良医	857
第六十八回	侯道婆伙倡邪教 狄监生自控妻驴	872
第六十九回	招商店素姐投师 蒿里山希陈哭母	885
第七十回	狠汉贪心遭主逐 贤妻巧嘴脱夫灾	897
第七十一回	陈太监周全伙计 宋主事逼死商人	910
第七十二回	狄员外自造生坟 薛素姐伙游远庙	922
第七十三回	众妇女合群上庙 诸恶少结党拦桥	935
第七十四回	明太守不准歪状 悍婆娘超度生夫	948
第七十五回	狄希陈奉文赴监 薛素姐咒骂钱行	961
第七十六回	狄希陈两头娶大 薛素姐独股吞财	975
第七十七回	馋小厮争嘴唆人 风老婆撒极上吊	987
第七十八回	陆好善害怕赔钱 宁承古诈财捋打	1000
第七十九回	希陈误认武陵源 寄姐大闹葡萄架	1013
第八十回	童寄姐报冤前世 小珍珠偿命今生	1025
第八十一回	两公差愤抱不平 狄希陈代投诉状	1039
第八十二回	童寄姐丧婢经官 刘振白失银走妾	1052
第八十三回	费三千援纳中书 降一级调出外用	1065
第八十四回	童奶奶指授方略 骆舅舅举荐幕宾	1078
第八十五回	狄经历脱身赴任 薛素姐被赚留家	1092
第八十六回	吕厨子回家学舌 薛素姐沿路赶船	1104
第八十七回	童寄姐撒泼投河 权奶奶争风吃醋	1116
第八十八回	薛素姐送回明水 吕厨子配死高邮	1130
第八十九回	薛素姐谤夫造反 顾大嫂代众降魔	1144
第九十回	善女人死后登仙 纯孝子病中得药	1157

第九十一回	狄经司受制嬖妾 吴推府考察属官	1170
第九十二回	义徒从厚待师母 逆妇假手杀亲儿	1183
第九十三回	晁孝子两口焚修 峰山神三番显圣	1196
第九十四回	薛素姐万里亲征 狄希陈一惊致病	1209
第九十五回	素姐泄数年积恨 希陈捱六百沉椎	1221
第九十六回	两道婆骗去人财 众衙役夺回官物	1234
第九十七回	狄经历惹火烧身 周相公醍醐灌顶	1247
第九十八回	周相公劝人为善 薛素姐假意乞怜	1260
第九十九回	郭将军奉旨赐环 狄经历回家致仕	1273
第一百回	狄希陈难星退舍 薛素姐恶贯满盈	1286
附录:《醒世姻缘传》版本新探		1299

第七十回

狠汉贪心遭主逐 贤妻^[1]巧嘴脱夫灾

休太狠，头上老天不肯。常言细水能流永，万事俱关命。

行险只图微幸，全把寡铜相哄^[2]。若无智妇言词佞^[3]，敲打还追并。

——右调《谒金门》

再说狄希陈那年在京坐监，旧主人家童七，名字叫童有闰，号是童山城，祖传是乌银银匠。其父童一品是个打乌银的开山祖师，使了内官监老陈公的本钱，在前门外打造乌银。别的银匠打造金银首饰之物，就是三七搀铜、四六搀铜，却也都好验看。惟造^[4]乌银生活，先把来烧得焮黑，再那里还辨得甚么成色？所以一味精铜，打了甚么古折戒指、疙瘩钮扣、台盏杯盘之类，兑了分两，换人家细丝白银，这已叫是利无本的生意。谁知人心不足，每两铜还要人家三钱工价，弄得铜到贵如银子。他又生出个巧计，哄骗那些愚人：他刊了招帖，说：“本铺打造一应器皿首饰，俱系足色纹银，不搀分文低假，恐致后世子孙女娼男盗。四方君子，用银换去等物，不拘月日，如有毁坏者，执此帖赴铺，对号无差，或另用新物照数兑换，止加工钱；如用银，仍照原数奉银，工钱不算。执帖为照。”人换

了他的东西，果然有来兑换的，照了帖一一换去。所以把这个好名传开，生意大盛。起先是取老陈公的本钱，每月二分行利。一来这老陈公的利钱不重，落得好用^[5]；二来好扯了老陈公的旗号，没人敢来欺负。不敢在老陈公身上敢使欺心，利钱按季一交，本钱周年一算，如此有了好几年的光景。老陈公信这童一品是个好人，爽利发出一千银子本来，与童一品合了伙计。本大利长，生意越发兴旺。这童一品恐怕别人换了他的生意、学了他的手段，不肯别招徒弟，从小只带了儿子童有闰帮助。

童有闰总里排行叫是童七。童七^[6]自十二岁跟了父亲打造生活，学做生意，不觉一十八岁。这年娶了亲，是毛毛匠骆佳才的女儿，锦衣卫白皮靴校尉^①骆有我的妹子。这童七命里合该吃着这件衣饭，不惟打造的生活高强，且做的生意甚是活动。

这年秋里，恰好童一品生病死了，老陈公依旧与童七仍做生意。不料到了冬间，这老陈公也因病身亡，把这个乌银铺的本钱一千两，分在大掌家小陈公名下。这小陈公也依旧与童七开造银铺，生意也照常兴旺。当初童一品这样兴旺的生意，惟恐托人不效，只是自家动手；后来童七长大，有了父子两人，所有妇女，教他鑿花贴金而已。

童七起先袭职的时候，也还不改其父之政。后来生意盛行，撰钱容易，家中就修理起房来。既有了齐整房舍，就要摆设桌椅围屏、炉瓶盆景、名人字画之类，妆作做斯文模样^[7]。渐渐又齐整穿着起来。住了齐整房屋，穿了齐整衣裳。京师虽是帝王辇毂所在，那人的眼孔比那碟子还浅。见他有了几个铜钱，大家把他抬起来，

① 白皮靴校尉：锦衣卫所属卫士统称校尉，然一般任缉捕的校尉穿白皮靴，有功者则升穿黑皮靴，故有白皮靴校尉与黑皮靴校尉之称。

唤他都是“童爷”，唤他的婆子都是“童奶奶”。唤来唤去，两口儿通忘了自己是个银匠，俨然便以童爷童奶奶自居。

大凡亲戚们的气运，约略相同。童七买卖兴头，谁知童奶奶的父亲骆佳才也好时运。他是个做貂鼠的匠人。连年貂鼠甚贵，他凡做帽套，拣那貂鼠的脊梁至美的所在，偷大指阔的一条。积的多了，拼成帽套，用玄纁吊了里，人只看外面毛深色紫，谁知里边是千补万纳的碎皮，成二三十两的卖银，渐渐的也成了家事。挝着了一个锦衣大堂的痒痒，把儿子骆有莪补了校尉，跟了人缉捕拿讹，也撰了许多横财，置房买地。人也都叫那骆佳才是“骆太爷”，老婆是“骆太太”，骆有莪是“骆爷”，老婆是“骆奶奶”。两家好不兴旺。

却说这样又富又贵的童爷，穿了彻底的绸帛，住了深大的华堂，便不好左手拿了吹筒、右手拿了箚子，老婆扯着风匣，儿子扇着火炉，这成甚么体段？所以倾银打造，童爷不过总其大纲，察其成数，童奶奶越发眼也是不见的。儿子小虎哥送在书馆读书，人有说他父亲是个银匠，他也不信。寄姑娘更是不消提起。俱是雇人打造，自己通不经眼这乌银生活。当初童一品父子手里，每一两重的生活，熔化将来，足足的有三钱银子。这雇的生人，他那管你的主顾，连那三成银子尽数扁在腰里，打的生活一味光铜。那时运好的时候，一般有人成十成百的换去。戴坏了的，不过是兑换新货，还要另加工钱。谁知人的运气就如白昼的日光一般，由早而午，由午而夜，日头再没常常午时的理^[8]。盛极必衰，理所必至。一般也还是先年的铜货，偏偏的嫌生道冷起来，生意比往日十分少了九分。这一分之中换了去的，十个有九个来打倒^①。先年换去的旧物，多

① 打倒：倒账，退货还钱。

有执了票只来换银、不肯换货。还要指望生意复兴，咬了牙只得换与他去。年终算帐，撰得不多，渐至于扯直、折本，一年不如一年，致使陈内官要收回本钱，不开了铺。

起先童七还支架子，说道：“年成不好，生意不济，不如收了铺子为妙。”及至陈内官当真要收起铺子^[9]，童七也不免的慌了手脚。陈内官差了名下的几个毛食^①，齐到铺中，教童七交本算帐。童七那里有甚见银，支吾了些賒帐，四五百两打就的首饰，二三百两退回的残物，正经管头还少二百八九十两，差十一二两不到三百。毛食同了童七，拿了货帐，都到陈公那里回话。陈公将打成的首饰合那残货都称兑明白，叫人收在原来箱内，其賒帐与少的数目，叫童七讨了硬保，限一个月交还。童七也还不怕。果然到了一月，将家中的银凑兑完足，照数偿还，抽了保状。陈内官倒觉甚不过意，待了酒饭，用好话慰贴而散。

童七回家，买了几十斤红铜做了本钱，仍旧开那乌银的铺。运退的人，那里再得往时的生意！十日九不发市。才方发市，就来打倒。虽是红铜，也用白银买的；雇人打造，也用工钱；赁房开铺，也用房价；这都算在折去的数内。

更不料“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九月十六是陈公公母亲的寿日。陈公公新管了东厂^②，好不声势。来与陈太太做生日的如山似海。这本司两院的娼妇，齐齐的出来，没有一个不来庆贺。陈公道：“累你们来与太太磕头，我有件好得儿哩，赏了你们罢。”叫：“儿子们，你去把那童伙计交下的乌银疙瘩儿、挑牙三事儿，你尽情取

① 毛食：太监雇佣的办事人员。

② 东厂：明代专司缉捕、密探等特务活动的官署，因该署设于东安门北，故称“东厂”。

来给我。”一个毛食去了一大会，取了两大纸包来到。陈公说：“你打开包，见个数儿。”谁想那铜杭杭子原待不的久，过了三伏的霉天，久放在那皮箱里蒸着，取将开来，尽情焮黑的都发了翡翠斑古。陈公一见，甚是惊诧，道：“这就是童伙计交下的么？”毛食道：“可不就是他交下的怎么？”陈公公骂道：“这狗屁拍的，了不的，拿这精铜杭杭子来哄我呀！你再看看别的也是这个么？”那毛食又同了一个把那皮箱抬到陈公公面前，逐件取上来看，那有二样！都是些“尧舜与人”^①，绝无银气。陈公公骂道：“这狗攘的好可恶！这不是欺我么！快叫厂里人往他家里拿这狗攘的去！替我收拾下皮鞭短棍，我把这狗攘的罗拐打流了他的！”

你想这东厂的势焰，又是内官的心性，岂有松慢了的？不过传了一声说道：“叫厂里人去拿了童伙计来，老公待问他甚么哩。”谁料堂上一呼，阶前百喏。亏了还看伙计两字的体面，只去了十来个人，也还不晓的陈公主意轻重何如，所以单把童七前推后拥，两个人架着来了，也不曾劫他的东西、凌虐他的妻子。

及至童七拿到，陈公公已请客上过坐了，差人带到班房里伺候。童七打听陈公公因甚计较，百计打听不出一个信儿。“太太生日，我已送过礼，磕过头了。若是嫌我礼薄，可为甚么又盛设留我的酒饭？要是为交的货物不停当，这已是过了这半年，没的又脑后帐撇撒^②了？”却好一个拐子头^③小承恩儿出来说：“叫看门的，有唱插秧歌的过来叫住他，老太太待听唱哩。”童七平日与这小承恩儿

① 尧舜与人：隐“同”字，谐“铜”。语出《孟子·离楼下》：“尧舜与人同耳。”

② 撇撒：同“决撒”，败露。

③ 拐子头：太监使用的小厮。

相熟，叫道：“承官儿！”承恩回头看见，说道：“童先儿，你可惹下了！你交的那银器首饰，今日老公取出来赏人，都变成精铜，上头都是铜绿。叫人寻下皮鞭木棍，要打流了你的罗拐哩！”

童七道：“阿！原来是为这个？倒唬我这们一跳！我当着公公化给他细丝银子就是了。过了这们暑湿的天，你就是没动的元宝也要变的青黄二色哩，休说是经人汗手打造的东西，有个不变色的么？承官儿，你来，我合你说句话。”拉到个屋坎拉子里，悄悄从袖中取出够一两多的一块银子递与他说：“你买炒栗子炒豆儿吃。你替我多多上覆老太太。你说童有闰在太太合老公身上也有好来。嫌留下的首饰不真，我一五一十的赔上。这老太太的寿日，前后三个月不动刑，这才是老公公的孝顺，与老太太积福哩。我赔银子放不在我心里，我可捱不住的打。我带着仙鹤顶上的血哩！我服了毒，老太太的好日子不怕不利市拉拉的么？你好歹对老太太说声，我等着你回话。”

承恩把那块银子看了看，说道：“是好银子呀？你别又是那首饰呵。”童七道：“甚么话呀！一分低的，换一钱给你。你要对着老太太说的不打我呵，我家里养活着个会花哨的蜡嘴^①哩，人家出我二两银，没卖给他，我送了你罢。”承恩喜道：“你可别要说谎。你真个与我那蜡嘴，我宁可不要这银子。”童七道：“光有了顽的没有吃的也没趣，你留下这银子，好大事呀？”承恩道：“你等着，我替你说去。”

承恩走到太太跟前，趴倒地磕了个头，说道：“小的禀事。”怎么长，怎么短，把童七的话禀了一遍。太太道：“这狗攘的可也可恶得紧！这精铜是拿着哄人的东西？别说老公，我也待打他哩！你合

① 会花哨的蜡嘴：蜡嘴为鸟名，即桑扈，如脂如蜡，故名。花哨，指随着人口中发的拟音婉转而鸣。

他说：我尽力替他讲，饶他的打，叫他快快的拿银子来取了他的铜杭杭子去。你叫人拿盘点心、四碗菜，再给他素子酒^①，叫他吃着。分付人们别要难为他。你说是太太分付来。”

承恩得了这个赦诏，走到外边，看着童七故意说道：“老太太的好日子，这没要紧的事，我不敢禀，还了你的银子罢。”童七道：“承官儿，你不希罕银子罢了，你没了的也不罕会花哨的腊嘴么？是养活熟化的。你不给我说，罢，我把这腊嘴进给老公，老公没有不喜欢的，饶了打不消说的，只怕还不教赔银子哩。”承恩道：“你如今就把腊嘴取了来给我，我才给你说。”童七道：“他们肯放松我一步儿么？谁去取？”承恩道：“你给我件照物儿，我往你家自己取去。”

童七家里果然有两个腊嘴，一个狠会哨的，一个不大会哨。主意是待与他那个不大好的，但事已急迫，无可奈何，只得与了他袖内的一个汗巾，叫承恩拿了自往他家去取。承恩飞马也似跑到他家。童七被厂里差人拿去，童奶奶着忙，门也不曾关闭。承恩走到他客位檐下，两上竹笼挂着两个腊嘴。承恩喜不自胜，端了一把椅子蹣着，把两个竹笼都取将下来，拿在手里，叫了一声：“家里没人么？这是童伙计的汗巾子；老公等着要腊嘴，叫我拿着汗巾子来取哩。你留下汗巾子罢。跟出来关上门。”童奶奶赶着问道：“老公差了这们些人叫他是怎么？”承恩一边跑、一边说道：“老太太寿日，请他赴席哩。”说着走的去了。童奶奶道：“这腊嘴养活了二三年，养活的好不熟化，情管在酒席上偏拉^[10]，叫老公知道，要的了去了。”说着，倒也把这害怕的心丢开去了。

承恩去不多时，只见提溜着两个笼子，从那里花哨着来了。童

① 素子：本为一种椎形酒具，后泛称一切酒壶。素子酒，即一壶酒，省略了“一”字。

七道：“呀！你还留个给我顽，你怎么都拿来了？”承恩道：“我摸着你还往后没心顽了，可惜了了，爽利都给了我罢。汗巾子我留在你家来了。你等等儿，我可替你禀太太去。”承恩只到后边转了转背，出来说道：“太太分付，你原不该拿着精铜哄骗老公，其情可恶，极该着实打！太太因你做伙计一场，今日又是太太喜庆日子，等后晌太太合老公说，免你的打，叫你快着照数换了银子来。你要变了卦，换的银子迟了，太太就不管这事了。分付你们拿他的人，叫别要难为他哩。太太分付，叫人拿四碗菜、一盘点心、一素子酒给你吃哩。”童七道：“承官儿，你哄我哩。你进去没多大一会，你就禀的这们快呀？”承恩道：“你管我快不快待怎么？你只给了我腊嘴，我还嫌替你禀的迟哩。”说不了话，果不然从后边一个人托着一个盘子，就是承恩说的那些东西，一点不少，叫道：“童先儿在那里哩？太太赏你饭吃哩。”童七心里有事的人，那里吃得下去，吃了没多点子，都与众人吃了。叫承恩传说：“童银匠吃过酒饭，磕头谢太太赏哩。”

却说童七在班房里伺候到三更时候，方才做完了戏，住了杂耍。送出客来，散了，回到厅上，分付打发下人。差人把童七带将过去，禀道：“拿了童银来了。”陈公道：“今日太太喜庆的日子，我且不合这狗攘的说话。这半夜三更，打的叫挝挝①的也不好听。你替我带他往班房里，吊着那狗攘的，明日合他讲！”差人齐声答应，将童七带出去了。亏不尽太太预先分付叫人不要难为他，所以陈公虽然分付叫吊，差人毕竟遵奉太太的言语，陪他大家睡了。

陈公回到后边，从新又与他母亲磕头小坐，留下那唱插秧歌的老

① 叫挝挝：叫喊。

婆打着锣鼓扭着身子唱。将吃到四更天气，方才收拾散席。太太道：“官儿，我有个分上要合你说哩。那童银你差人拿的来了。你听我说，你只教他赔你的银子，你别要打他罢。我的生日，我许下这外宅里一个月不动刑哩。他又是咱的个旧伙计，你又是我的个孝顺儿子，听了我这个分上罢。我已对着他许过口了。”陈公道：“这可怎么处？他欺我多着哩，拿着精铜当银子哄我，把儿子不当瞎子待么？罢，罢。太太说了，我任他怎么，我也不打他，只教他赔银子罢。儿子还有一句话禀太太：要饶了他打，他捱着又不赔银，可怎么处哩？”太太道：“你问他要个保人，限他两三个月。他要不给你银子，这就可恶了，我也就不管他。”陈公道：“也罢，也罢。就依着太太说。小厮们，计着些儿，明日再合我提提儿，看我今日酒醉忘了。”

到了次早，陈公因他母亲生日，告了前后三日的假。这日也还不该进朝，陪着太太吃了早饭。太太又从新嘱咐了一遍。承恩把太太的话预先跑到外边都对童七学了。陈公吃了饭，要出前厅理事。太太又再三嘱咐，惟恐他忘了。陈公坐在厅上，叫带进童银来，又叫人将他所交的铜货抬到厅上。差人将童七用铁绳锁项，跪在阶前。陈公骂道：“呃！你这狗屎拍的！你睁开那屎眼看我是谁呀！你令着当吃屎的孩子哄我⁽¹¹⁾，领了我的细丝白银⁽¹²⁾，交精铜棍棒子给我！拿着这精铜杭杭子哄人家银子兑分两也就罢了，还每两问人家要三钱工钱呀！你就不怕我，可你没的也不怕神灵么？你说有儿有女的哩，你就不怕男盗女娼、变驴变马？你填还的人家了么？我问你：你那里的门路儿寻了老太太的分上压量我？我不把这狗屎拍的打个足心，我这口气怎么出的！”童七只是磕头说道：“老公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沧海是的大量哩，就合小的这们东西一般见识？老公可怜见，把手略抬一抬，小的就过去了；要不肯高抬贵手，也只是臭了老公席大

的一块地。”

陈公道：“狗屁拍的！你把我的一千两本钱使了这们些年，你只三分利钱算给我，你该还我多少，你自家定数儿。限你三日我就要！你如违了我的限，我也顾不的甚么太太、太爷^[13]的了！”童七道：“老公在上，小的有句话禀：领了老公的一千两本钱，每年算帐就没交些利钱与老公？四时八节，老公生日，太太寿辰，小的就没点孝敬^[14]？怎么老公又说起利钱来了。”陈公道：“呃！狗攘的！你不讲利钱，罢了！我的本钱呢？我交给你的是铜来么？”

童七道：“你看老公糊涂。要不是使铜，这银匠生活也撰钱么？每年老公也使着二百两的银子；小的送的礼，那一遭不勾好几两银子；这都是那里来的？”陈公道：“狗攘的！你又合我强哩！你那加三工钱，这不是利钱么？”童七道：“我说老公糊涂，老公又嗔。说这加三工钱，算着有了三百六十两。雇的人不给他工食，不吃饭？老公得了总分儿，小的这们条大汉，只图替老公做干奴才，张着一家子的牙茬骨喝风罢？小的算着，这十五六年，老公，你也使够有三千往外的银子。俺老子合去世的老公手里的帐不算罢。小的劝老公差不多的也就罢了。”

陈公道：“好狗攘的呀！孩子们，你听，他这不是说连本儿都不给我了么？我要铜杭杭子做甚么！人不依好，太太说了，我家里不好打他，替我带到厂里去伺候着！我自家也不打你，发给理刑的去！”差人答应了一声，顿着铁锁就往外拉。童七道：“你慢着拉，我还有话禀老公哩。”陈公道：“带到厂里去，别要理他！他是佞嘴，听他做甚么！叫掌案的先儿写个票儿，连那铜杭杭子兑个清数，连人发给理刑周百户，叫他照数替我严限的追！”

童奶奶那夜等童七不回，只道他在陈公外宅通宵畅饮，不在意